



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

孙幼忱

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

孙幼忱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刘建平

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

孙幼忱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*

850×1168 1/32 10.75印张 10插图 210千字

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2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本自传体小说。

作者在童年时代，两条腿就因病全部瘫痪了。但他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他的生活象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，在顽强地、永不停歇地向前流着。他在平凡中，显示了极不平凡的精神。终于，他从一个残废孩子成长为科普作家。这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整部作品朴实、真切，激动人心。

一、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

一九四五年八月初，正是中国人扬眉吐气、喜气洋洋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我家住在北京。我已经满七周岁了，我当然懂得大人们为啥这样开心。差不多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：亡国奴终于当到了头，小日本就要完蛋了……

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，大院里除了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唤，什么动静也听不到了。家中也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躺在床上呜呜地哭着，绝望地哭着。一边哭，一边还叨念着：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

我不能出去找妈妈。因为五年以前，我的两条腿就残废了。那以后，我就只能在床上，有时也在地上，爬来爬去，爬来爬去。

但我现在没出去找妈妈，不光是因为我没法到院子里，到马路上去爬，也因为我明明知道，妈妈也救不了我！我的肚子里进去了一个铁球子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！

我刚刚吞下一个铁球子，不是因为我不想活了，而是为了哄三弟小民玩。我给他变“魔术”，结果我这“魔术师”自己倒中了“魔”，竟把一颗铁球子吞进肚子里。

爸爸一大早就出去收“破烂儿”，中午，四弟小鹰发烧，妈妈抱他看病去。哥哥和姐姐上学去了。这样，家里就只剩下

我和小民了。

小民冲我说：“二哥，领我出去玩！”说着，就要下床。

我一把抓住他，哄着他说：“等妈回来，妈领你出去。”

“那你讲故事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我连忙答应，只要他肯在家里就好，要是他跑出去，不回来，我怎么能把他找回来？

于是，我满有兴致地讲起来：“从前哪，有个羊妈妈，她有七个孩子——”

“噉——”小民用两手堵住耳朵，“不听喽，不听喽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两手，撅起嘴：“就这一个破故事，老讲，老讲！”

我见小民还想往院里跑，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然，我看见床上扔的那两颗电镀铁球。那两颗铁球镀得光亮亮的，都能照出人来。当然啦，人脸照上去变成一个大枣核模样，看去怪招人乐的。铁球的大小，和玩的玻璃球差不多。这是邻居的孩子送给小民的。听哥哥说，这是一种铁床上的什么装饰物。

我看见那两颗铁球，突然，闪过一个念头：给小民变个“魔术”！这当然会比“狼和七只小羊”更能吸引他了。

这个“魔术”虽说不太复杂，然而却不折不扣地是我的“创造”。我将两颗铁球抓到手，趁小民不注意时，放到大腿下面一颗，然后用手捏起另一颗，在小民眼前晃动，并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各位观众先生，请注意，看我表演魔术——吞铁球……”

“噉——”小民又喊起来，但这回没捂耳朵，而是高兴地喊道：“看魔术喽，看魔术喽！”

小民的热烈反响鼓舞了我，我一本正经地讲下去：“我吞下铁球，马上就能把它拉出来——请看！”

我的喉咙里一面发出“咕嘎、咕嘎”的奏乐声，一面把那只捏铁球的手在小民的眼前转来转去，终于，我的手停下了，我说了一句：“请仔细看，请仔细瞧！”就张起嘴，把手里的铁球放进嘴里。

我含着铁球，马上去大腿下摸起另外一颗铁球，我万分得意，正想说：“请看，拉出来了！”却不料，我的舌头刚一动，嘴里的铁球就奔我的喉咙去了，“咕噜”一下子，就进到我的肚子里了！

我目瞪口呆，傻了眼，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昏了。小民却抢过我手里的那颗铁球，欢呼着：“拉出来了，拉出来了！”“二哥真行，二哥真行！”他嘴里“咕嘎咕嘎”地喊着，一溜烟地撞开门，跑到院子里去了。

开头，我觉得肚子里非常难受，铁球在沉甸甸地往下坠。但一会儿又觉得什么感觉也没有。不论肚子里的感觉怎么样，我头脑里的念头可始终没变：“完了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！”

泪水从我的眼里涌出来。当我想到再不能看到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姐姐和弟弟们的时候，就哭得更厉害了。

忽然，我想起我这么坐着，铁球一个劲地往下坠，那怎么得了？也许躺下能坠得轻些，于是，我便一头躺倒在床上。虽然我明明知道，这样做也多半无济于事。啊，灾难怎么老是落到我身上呢？

在这次吞铁球之前，我有两次都差点死掉。

一次，是因为小儿麻痹症。这种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的急性传染病，只在婴儿之间流行。它象是个隐身的妖魔，

向四面八方伸着魔爪，落到魔爪中的婴儿，有的在短时间内死亡，有的要终生残废。小儿麻痹症留给我一双残废的腿，但我还是活过来了。

另一次，是因为我喝了一大口来苏儿，是很浓的来苏儿。我跟小民钻到桌子底下玩，我俩同时发现放在墙角的一瓶葡萄酒。酒瓶上漂亮的商标上画着一串又大又圆的葡萄。“我喝一口！”“我喝——”我俩争夺起来，小民自然抢不过我。我拔开瓶塞，一仰脖，喝了一大口，我便马上感到鼻子里，嘴里，嗓子里都是呛人的味，都被烫得火烧火燎的。我喊了一声：“妈！我喝一口酒，眼泪就出来了——”接着，我就失去知觉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我喝到肚子里的是来苏儿，并不是葡萄酒。爸爸用旧酒瓶装了来苏儿，根本没想到会被我俩发现。来苏儿有毒，我喝下它没有死，全因为爸爸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抢救措施：将鸡毛伸进我的喉咙，使我吐出不少来苏儿；又把许多生鸡蛋蛋白灌下去，防止了胃肠对来苏儿的吸收……

可这次，我到底要完了！

我就这样哭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哥哥放学回来了。他见我这个样子，吓了一跳。

“幼忱，怎么啦！？”

费了好大劲儿，我才把情况说清楚。

“哎呀，吃了铁球子！”他把书包朝床上一扔，“妈没在家？”

他把我从床上拽起来，背起我就往外跑。屋门大敞着，他头也不回，穿过大院，跑到胡同里，又顺胡同朝大街跑去。

我听见他大声喘着气，还踢着一块石头，差点跌倒。但总算跑出胡同，拐到大街上。那里有家私人诊所，牌子上画着挺大的红色的十字，写着几个我不认识的字。门前有四五级高

台阶。哥哥背着我，费力地走上台阶，刚上了两个台阶，诊所的门就开了。

“小孩，干啥呀？”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问我们。

“大夫快救救我弟弟！”哥哥可怜巴巴地说，停下脚步。

老大夫站在门口，听哥哥说完情况，忙摆手：“不行啊，我这儿看不了。快上大医院吧！”

我们刚下了台阶，哥哥又回转身，问道：“老大夫，‘大医院’在哪儿？”

“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让大人来？”

哥哥以为老大夫是怕他背不动我哩，忙说：“我背得动。”就要沿大街去找“大医院”。

哥哥刚一挪脚步，我们又听身后在喊：“小孩！”

那位老大夫问：“小孩，你们带钱了吗？”

“钱？”哥哥好象一下子没了力气，背着我的手差点松开。

老大夫苦笑着说：“回家吧，小孩。”

哥哥顺从地回转身，背着我，朝胡同口走回去。但脚步慢多了。

“小孩！”身后又传来老大夫的喊声，这回哥哥不再回头了，脚步甚至还快了起来。

“小孩——”老大夫追了过来，哥哥只得站住。

老大夫拍着我的肩膀，关心地问：“肚子疼吗？难受吗？”

我含着泪，摇摇头。

老大夫又对哥哥说：“回家告诉大人一声，买点韭菜，切了，炒着给你弟弟吃。记着，长点切！”

“干啥呀？”哥哥莫名其妙。

“我想，或者——，或者这样会把铁球裹下去，”老大夫沉

吟着，“好，不妨试试。当然啦，最好去一趟大医院……”

哥哥不再出声，背着我往家走。我看见汗珠顺他的脖颈往下流；我感到他的后背和双手都潮乎乎的。我才觉得后悔，我这一胡闹，让哥哥跟着我着急、挨累。

哥哥把我撂到床上，就去抽屉翻他的那几张新票子——那还是今年过年的时候，爸爸给的“压岁钱”，他一直没舍得花。

他揣起钱，就跑出去了。我不知他去干什么，没等我想出来，他已经回来了。捧些什么？啊，是一捆捆的韭菜……

小鹰打了两针，离开医院就好多了，所以妈妈非常高兴。因为天天听到关于时局的好消息，爸爸很振奋，这几天总是早早回来。所以，哥哥刚买回韭菜，妈妈、爸爸脚前脚后地也都回来了。

听说我“吃”了铁球子，爸爸非常生气，说：“淘得真没边了。爱吃就吃吧！”妈妈眼圈红了，直问我：“幼忱，你觉得怎么的？肚子疼吗？肚子疼吗？”

一会儿，我听爸爸忽然大声喊起来：“那得多少钱？有地方借去吗？再说，那么点的孩子，受得了‘开刀’吗？”

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就呜呜地哭得更凶了。

妈妈听见爸爸吵，听见我哭，大概同我一样，也想到了可怕的“开刀”，就流着眼泪去切韭菜了。

这天傍晚，在全家人的众目睽睽下，我吞吃起切得足有两寸长的炒韭菜来。而且大家异口同声地告诉我：“少嚼两口，少嚼两口！”小民边看边嘻嘻笑，一点也不比看我“变魔术”时的兴趣小，不一会，就喊起来：“我也吃长韭菜，我也吃！”

幸好我平时吃饭狼吞虎咽惯了，所以，一大盘韭菜居然被

我吞吃个精光。全家人都舒了一口气，就象我吃完什么专门对付铁球的仙丹妙药似的。

屋里还没黑透，大家就躺下了。这天晚上，爸爸，妈妈，还有哥哥，谁也没提到关于日本要完蛋的事。

临睡前，爸爸叹了一口气，然后，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：“幼忱，夜里你要是肚子里觉得怎么的，就马上招呼我！”

大家都不出声了。但我听见爸爸没象往常那样一躺下就打起呼噜，妈妈隔一会儿就坐起来看看我。屋子里挺静，可大院里乘凉的人们正唠得欢，一个个，声音都那么兴奋，那么高亢……

吞下那样的一个铁球子，那样大，那样重！当我想到那些韭菜也许毫无作用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又涌出来。

日本就要完蛋了。听院里的人们说啊，笑啊。中国人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是，可是，我却要死了……

我使劲忍住，没有哭出声来。我使劲让自己睡着，但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还有这样一个念头：这回我睡着了，可能就再也不能醒来了。

二、日本投降

我最先感觉到的，是一阵“啾啾”的叫声，再就是，眼前——我还没睁开眼睛，就感到一片明亮，头被什么烘烤着。

我死了吗？没有。我的心回答了我自己。我一下子睁开眼睛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。啊，是小鸟在大树上欢快地叫着，跳跃着；是早晨明亮温暖的阳光，照到了我的床上。

我还活着，和我“吃”铁球子以前一模一样，而且，这一觉睡得多香啊。……

可是，再过一会呢？比如上午，比如中午，肚子会不会一下子疼起来，我会不会一下子死掉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又不安起来。

整个上午，中午，我还是躺在床上。有时，我倾听大院里的谈话声，笑声，脚步声，搓洗衣服及孩子的哭闹声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在听墙上那座老钟的响声：

滴答，滴答，滴答……

我用我的心去问：“钟啊，快告诉我，我能活吗？”

老钟回答说：“能啊，能啊，能啊……”

我又问它一遍：“我能死吗？”

老钟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：“能啊，能啊，能啊……”

一会儿，它说：“糟啦，糟啦，糟啦，”一会儿却又说：“没啥，

没啥，没啥……”

过了晌午，屋里越发闷热，我把凉席上的薄褥子和床单推到一边，躺到凉席上。忽然，听见院里有一人兴奋地大声说着什么，还有询问声，议论声。我不真切，但我知道准又是在谈“时局”了，而且，准又是有好消息了。

“妈，妈！”我坐到床沿，呼唤起妈妈。

妈妈吃了一惊，两只手上满是肥皂泡沫，从里屋跑到外屋，赶到我身边：“肚子疼吗？”

“妈，快上院里听听去！他们谈什么呢？”我催促妈妈。

妈妈松了一口气，用围裙擦着手，开门出去了。

我心焦地等着。妈几乎是刚出去，就又回到屋里，惊喜地对我说：“幼忱！日本投降了，日本投降了！”妈妈说完，又回转身，进院去了。

我又喜，又急，扶住床边的椅子，下了地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噌噌”几下子就爬到了门口。

院里的人越聚越多，笑着，讲着。“小日本到底完蛋了！咱们黄帝子孙，四万万人口，哼！”“不光咱们中国军队，美国给小日本撂了两个原子弹……”“老毛子大个子，揍小日本还费劲吗？”越唠越热闹。

不知是谁说：“这回小日本不神气了吧？”另一个说：“神气？赶不上咱们掏大粪的神气了——刚才我看见一个掏大粪的，要往一个日本人身上抹屎，那个小日本吓的呀，跑的那个快呀……”“哈哈——”“咯咯咯——”满院子都是笑声。我听了，也趴在门槛上“哈哈”“咯咯”地乐。

大家把日本国叫做“小日本”，把每个跑到中国来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叫“小日本”，不论这个“小日本”是指什么说的，

反正“小日本完蛋了”。

妈妈兴冲冲回来了，用力地从地上抱起我，给我拍打掉泥土，把我放到床上。

这时，小鹰一觉醒了，“哇——”地哭起来，妈妈抱起他，一边在屋里来回走，一边逗他说：“小傻瓜，小傻瓜，大家笑都笑不过来，你还哭呢！真是个小傻瓜……”

哥哥放学了，一阵风似的跑进来了，见妈妈在笑，就问：“您知道了？”他又问妈妈：“这回，咱们该回老家去了，是不是？妈妈。”

妈妈兴奋地回答：“是啊，是啊！”

我没听清楚，忙问：“回什么家？”

哥哥过来揪住我的耳朵，大声回答说：“老家！故乡！东北！哈尔滨！”

啊，我知道了，爸爸不知说过多少回了。爸爸说，小日本一完，咱们就回东北去……

我推开哥哥的手，得意地说：“谁不知道哇！我还会唱呢！”

说着，我就象喊那样地唱起来：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——

哥哥马上同我一起唱道：

那里有森林煤矿，

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

我想压过哥哥的声音，就扯破了嗓子，快活地接着唱道：

九一八，九一八，
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

我刚记事，就听哥哥有时小声唱这支歌。每当哥哥一唱，

爸爸就严厉地制止他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心里就奇怪：“怎么‘揪尾巴’也不让唱呢？”

忽然，哥哥对我说：“幼忱，走！到街上看看去，看看大伙那个高兴劲儿！”

“好啊！”我开心地喊着，让哥哥背起我。

到街上了。虽然我们没看见往日本人身上抹屎的，但街上的气氛和每天大不一样，行人比往常多得多，而且每个人都在笑。有的三五成群地站着唠，有的嬉笑着彼此打个招呼，又带着笑容各自走开了。

一辆摩电车“哐当”“哐当”地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了。不知是谁从车窗里探出头，喊道：“日本投降了——”

“日本投降了！”谁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但是每个人又都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讲着这句话。大家都觉得，讲出这句话，可以把自己的欢乐分给别人；讲出这句话，自己也似乎变得更加欢畅了。

当了多少年“亡国奴”，今天自由了；压在身上多少年的大石头，今天搬走了。说呀，说呀，笑呀，笑呀……

一个卖桃子的小伙子，谁从他的摊床前边过，他都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，不论人家想不想买他的桃子。谁要是来买，他都把秤打得高高的。这还不算，称完，他还总要抓上几个又大又红的桃子添上去，弄得顾客都为难地说：“咳，这不象话，这象话吗？”小伙子却痛快地说：“吃吧，吃吧！”

有个光脊梁，戴顶破草帽的小孩，站在一旁，贪馋地看着桃子。小伙子看见了，瞪起眼睛说：“看什么！”小孩吓坏了，转身就要走。谁知，小伙子却用双手捧起一捧桃子，赶了上去，笑呵呵地招呼：“小家伙！”小孩犹豫着，一动不动。小伙子急

得说：“快接呀。”又恍然大悟地说：“你还真拿不了……摘下草帽！”小孩摘下草帽，双手举着。“通”地一声，桃子装满了草帽。小孩笑得合不上嘴，捧着草帽走了。

我见那孩子的开心模样，不由笑起来。小伙子看见了我 and 哥哥，一步迈过来，先往我的兜里塞进几个桃子，又往哥哥的兜里塞了几个桃子，我忙喊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哥哥也说：“没带钱！”小伙子一边推哥哥，让哥哥走开，一边朝我作个鬼脸，说：“可甜啦……”接着又自管自地吆喝起来：“大桃子咧！谁买大桃子咧！有钱就买，没钱就拿……”我头一回看见有人这样卖东西。

过来一个拉洋车的，长得又黑又瘦，他一边拉着空车走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从今个儿起，再不拉他妈的小日本儿啦，真痛快！”

马路拐角一个掌鞋的老头，头发全白了。他脚旁掌鞋用的家什儿同破鞋堆在一起，他也不去理会，双手捧着一大块红瓢西瓜，面朝行人啃着。

街上看不见几个日本人，都不敢出门了吧。偶尔有几个，也都灰溜溜的，头也不抬。忽然，走过来一个穿“大和服”的日本女人，掌鞋老头把啃剩的西瓜皮抛到脚下，又站起身，猛地一脚把西瓜皮踢开，“小日本该滚蛋了！”使足力气这么一喊，吓得那个日本女人一哆嗦，走得更快了。跟前的几个人都扬眉吐气地笑了，我跟哥哥笑得最厉害。

掌鞋老头说：“早先光知道熊咱们中国人，神气透了！那回，大冬天给她修完鞋，不给钱，一要，还往我脸上吐唾沫，臭日本娘们！……哈哈，今天可该中国人，该咱中国人神气神气喽！”

看见掌鞋老头那么“神气”，大家伙儿都觉得挺畅快，我和哥哥就更甭提了！

我跟哥哥这次上街，真看见许许多多叫人高兴的事儿。回到家，我忽然觉得兜里沉甸甸的，我急忙掏出那几个桃子。桃子大大的，红红的，软软的。似乎满屋子都是桃子那香甜的气味了。

爸爸回来了。我从没看见过爸爸喝酒，爸爸连过年都一口酒也不喝。可是，这次回来却拎着半瓶子烧酒，还有一大包酱肉。爸爸进门来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活到今天了。”说着，马上打开包酱肉的纸包，把酱肉送到每个人嘴里。

后来，在饭桌上，爸爸一口一口地喝酒，却默不作声。妈妈终于忍不住了，冲爸爸说：“你这是干啥，寻思啥呢？”

爸爸神情恍惚地说：“是呀，是呀。——寻思啥？寻思这些年呗！”

一听爸爸说到“这些年”，妈妈神色也黯然了。“这些年”，“这些年”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远离了故土，流亡到关内。爸爸拖着有病的身体，领着全家人，有今几个，没明几个，有上顿，没下顿……

倒是哥哥机灵，别看才十一二岁，倒挺懂得爸爸妈妈此时的心理。他突然在饭桌上，大讲起我俩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开心事了。讲得活灵活现，不光这样，他还添油加醋地大肆夸张起来。比方，说掌鞋老头怎么有两下子，踢起的那块西瓜皮不偏不倚，恰恰落到那个日本女人的后脖梗上，结果滑落到衣裳里，拿也拿不出来……于是，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大家（包括爸爸和妈妈）笑个不停，姐姐笑出了眼泪，象个傻子似的；小民也跟着凑热闹，边嘻嘻笑，边说：“踢西瓜皮，踢西